四書答問

五

漢書門
類 八六〇四
號 六五
函 一〇
架 一二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八六〇四
號 一二
函 二七七
冊 二一
史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04
冊數 12 (5)
函號 277 19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x-rite colorchecker
MSCCPPCC041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先進第十一

先進章

問禮樂不止是朝廟州閭元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而時諸如用之有云用之以脩己治人者又以有化民成俗之意如何高大克

只就日用言居家接物亦有許多治人底事非必官乃曰治人也首節兩於字便是用字意思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先進用禮只是正容謹節後進便近於巧令先進用

漢學文庫

樂琴瑟之音雍容平淡後進便用許多指法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君子野人時人之評論兩也字聲息註云今反謂之者是也注末云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此與下注蓋欲損過以就中也句正相關應可見首節夫子雖未菲薄時論而感嘆風俗頹靡人心昏惑是非倒置名實乖舛之至意已隱然見於言外從先進意欲損文之過以就中而在當時則爲崇質故或問曰安知當時所謂儉者非昔之所謂中耶如此說方不是反而爲商之問質只是做當時之野人正彬彬之君子也注云就中即[illegible]

質得宜之謂此聖人窮而在下所用之禮樂不說到化民成俗上去但若士大夫皆因此警覺自悔其文之太過而損有餘補不足則人人先進矣

從我章

問困勉錄謂首節聖人之意重在情次節記者之意重在道乃發聖人之餘意其說何如　王封渭

聖人不忘與難之賢情也即道也記者詳之以實夫子之言如何是餘意情與道分說已不通爲道反是餘意更不通○四科各舉其最優者言之非全不能相備也文學是學於詩

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程子以爲非秉筆學爲詞章也不可不知存疑謂德行該得下三者未考語類明云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他人則有德而短於才者固非全不相通而各自有優處所以分作四科

回也非助我章

問顏子若有疑問其助夫子必勝於子夏之起予路坦不必如此胥助我只在枝葉上顏子於根本處默識心融表裏精粗一一貫徹故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非僅在語句間曉會無疑也須理會這根本處是如何

孝哉章

問閔子之孝積中著外虛齋以積中爲存於內者著外兼家人與外人岱雲以父母昆弟稱其孝爲積於中人不間爲著於外何者爲是萬年茂

皆非也只看說實有以三字實謂孝友之誠積中著外都在閔子身上說積於中謂所存者於外謂所發所存所發無一之不實故能動得父母昆弟而及於鄉黨宗族之人夫子所以嘆其孝哉而美其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蓋不誠其身不順乎親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積中而著外身之誠也父母

昆弟稱之順親之驗也人不間之信友之驗也集註文義易曉奈鹵莽何

季路問事鬼神章

問時講祖虛齋之說謂誠敬原始反終字是朱子語聖人說話自是蘊而不露如何　張乃典

正謂聖人之言包含許多道理當時賢者聽了便自解會去後學無從窺見而古注又不能透出聖人意思惟朱子與先聖同揆將四書中裏面蘊奧一一開發出來使學者從此得以窺見本原嚴乎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初非爲做時文人作

[illegible]而今做時文代聖賢口吻便當依朱子集註以爲本文標準若以集註爲添設則本文而外不得多一字句矣何能成文乎且如事人事鬼若不說出誠敬二字則將以何者而事之耶知生知死若非原始反終則且從何處而知之耶今說出了猶然鶻突不分明況隱而不露不更如瞽者之無相乎此等說誤人不淺宜亟汰之

能事人能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然非此理明徹安能存得誠敬之心入以事父兄出以事公卿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有生必有死理之自然然非此心義理昭著於生人之

所問有者一一推原隨其所接皆有以自盡徒靠紙上說箇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豈可遂謂之知生而知死乎故事人有一毫不誠不敬便是未能事人原始反終此知性盡心之學未極乎此則不能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便是未知生故程子曰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所以深告之也須思如何便是深告之

魯人爲長府章

問仍舊貫如之何僥氏謂此見其和悅何必改作此見其諍何屹贍云直言何必何等剴切不必以婉辭冷諷解之如此看得否　蕭行玠

玩集註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何說自長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

問次節只如說他不言則已言則必有中是否　姚世鍾

語勢重在夫人上不言謂言不妄發非虛跌之詞有德之人從不輕易開口只說出的必是道理更不差些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此言字自是指定此事

由之瑟章

問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是何處翼注云爲即鼓也然

與楊紹周

古者宮室之制有堂有門其外爲大門次門之堂曰塾乃學者肄業之地故受學者稱門人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爲室以牆隔之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西北隅謂之屋漏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燕居在室凡言出謂出至堂上堂必有基基前設階士三級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由門而堂歷階而升由堂而室啓戶而入此將子路鼓瑟於門夫子從室中聽得而知其爲由之瑟也奚爲二字虛於字實猶在也言聲之不和不宜在

此之門也

問夫子二語因門人不敬子路而釋之只重升堂矣輕帶未入室也解合否　周士盛

開示門人全在未入於室也正與奚爲於丘之門相應言由之學已升堂特以未入於室故瑟失於不和耳豈可以此一事而遂忽之乎

子貢問師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蒙引謂夫子言其所造各偏朱子則本其才質而言之是否　楊一道

要看註故常兩字深潛純粹者中行之資也子張才高意廣合下才質便偏於過又不自知其過而惟恐不及是以好爲苟難而常常過子夏合下篤信謹守便偏於不及又不自知其不及而惟恐或過是以規模狹隘而常常不及此合其資質知見而言子貢原因兩人各樣而難爲軒輊故問師與商也孰賢此亦其多學而識之之功夫子則分開判斷然賢知者過之愚不肖者則不及子貢常聞之矣故曰然則師愈與益疑師未必愈於商耳何嘗有左袒子張之意夫子曰過猶不及言賢知之資雖若勝於愚不肖者然不自知其過而過於中猶夫不自知其不及而不及乎中也一箇要俯而就一箇要仰而跂都未到那恰好處陳定宇謂愚不肖非指子夏不知此其本來資稟如此除了大賢中行之資以下高明者爲賢知沉潛者爲愚不肖皆所謂中人不必聖門諸弟皆知皆賢而無一愚不肖之質也

柴也愚章

問柴也愚注云知不足而厚有餘蒙引謂只重知不足如何陳邦遠

要合看方見得是愚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道理要適中一

邊有餘則一邊不足厚有餘則仁而過此知不足之蔽俗解云子羔知經而不知權知常而不知變此囈語也

問參也魯蒙引以爲如人一遍記得者他要三五遍方記得此解是否　龍爲翰

以爲喻言可也若論聖學如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行之弗篤乃所謂魯也程子曰竟以魯而得之竟者要其終而言之魯豈能得道魯與顏子之明睿大相反是他病處語類曰但就他看却是上好的病世間敏底見得容易多不能守鈍底扭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守其心專一所以做得透他却是這箇魯底力蓋曾子是由困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而一者也

困也其庶乎章

問饒氏謂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又有以不受命貨殖對庶乎以億中對屢空者又有謂只不受命一句便可對其庶乎屢空者未知孰是　蕭十然

兩節分看互看自見意思若必苦切求其屬對只是講時文不是講學顏子近道又能安貧屢空只言其貧汪曰不以貧

窶動其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語類云如此說下文見得子貢有優劣看下節注直云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蓋即其不安命而貨殖焉斷定貨殖只言其富而其求富可知則其心之動於欲而昧於理可見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雖非窮理格物之知其所不中者甚多若因此而推極之則亦未必不如顏子也顏子之安貧無關於近道但如此安貧益見其好世固有安貧而不近道者況不受命而貨殖乎即又安望其能近道也然其天資明敏於其料事而屢中見之此亦可以擔負斯道之才質故夫子亟欲造就

[illegible]可進於[illegible]子貢[illegible]

得一步皆性知來則更進也卒之得聞性與天道而安命又

[illegible]矣豈直[illegible]則屢中已哉

子張問善人章

問善人不入室俗講即在不踐迹上見如何　曾見說

迹是前人做底現成樣子善人不曾倣效却能暗合此是他質美處却緣只是如此自家實不能見得這道理分曉故聖人微奧處亦無自而入要入室須是深造之以道美質易得至道難聞未可謂不踐迹是不好學時解似是而非

論篤章

問論篤是與註云言不可以言貌取人蓋論篤則貌在其中虛齋曰一顰一笑皆色也此說似是　顏懋忠

朱子嘗答趙恭父曰色莊便是兼着貌字虛齋未及考乎此也論篤是與是字太輕忽了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兩乎字非疑信參半之辭亦非故爲詰問之辭正是詳愼精密之意不可側注色莊恐流入逆詐億不信去只示人以一是一非一眞一僞便須自家着些精采剖判始得

問聞斯行章

問進之者進其退也退之者退其兼人也時講謂兩之字指行言似誤存疑云求以退爲中由以進爲中皆從其不足者約之此合註否　王植爵

行只有進更無退由求赤之問皆在一斯字上窮究箇恰好處夫子一退之是要行得詳緩一進之是要行得奮發由此庶有以適於中耳豈求一進由一退便爲中乎註云約之於義理之中卽約之以禮之謂資稟過剛底約其心於和順而不敢躁資稟過弱底約其心於剛毅而不敢惰皆是從過處約之若其不足處則難說箇約字了或問云夫子之意非論

其事特救其心之偏耳最可玩味

季子然章

問大臣以道事君註曰不從君之欲何也　史載簽

不從君之欲即格其非心之謂皐益周召皆不從君之欲者此是大臣堯舜其君底本領若稍有依阿之意則無所謂道矣非必謂君已有欲而已不從乃爲以道事君也講家不會此旨便謂不從君欲已有不可之機已守則止之義甚謬

子羔爲宰章

問子路何必讀書之對不可以解賊子羔之失將[illegible]

專在於讀書而子羔朱及從事於此耶　談有典

詳觀語類儒者之學全在讀書大凡事物終始古今得失脩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書好學者讀之乃能擇乎中庸而守之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而不必讀書其言所學者雖正然失本末先後之序則甚誤矣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蓋佞底病比看道理不明更深所謂兩罪並發從重論也

子路曾晳章

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註曰則汝將何以爲用也下文三

子正言其所以爲用者而夫子不與如點所言全不涉乎用世之事夫子反喟然而深與之何也　蕭士然

註非是把用字貼以字蓋曰如或有人知爾則爾之用於世者將何以也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夫子問其所用正問其所存耳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曾點則是對以今日之所存而他日之所用具在焉矣故曰曾點見地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爲之而已以字當如此玩味大抵三子於本體上欠透徹其才畧却甚實曾點於事爲上欠精密其見地却甚大夫子與點亦所以廣三子許三子亦所以實曾點記者此一章著意在氣象上集註於夫子開口二語便云而聖人之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此是通章精要處不是閒言語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氣象正此意也中節點之作止語默從容優裕與此消息相通而洒由與點之故皆當於此而求之

問鏗爾餘音也邢疏云是投瑟之聲如何　程之驅

下有含瑟而作句此不當爲投瑟聲或云鼓瑟方歌餘韻悠然也甚通

問冉有不任禮樂其言何不止於可使足民　王封殷

君子主於教民。民足則從善也輕。正有事業在。子路可使有勇。必曰且知方也。禮樂非己所能。定要說到。方完。

問集註言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這箇道理只怕不能見得。點既見到。何以行不掩言。張其翥

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是大底意思。然裏面却又優優大哉。充足有餘。三百三千無一不實。所以君子必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又必致知以極乎道體之細。點只見得大而無外底。於小而無間底。未見親切。故其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夫子見他高於三子。故喟然而與之。

問曾點之問三子。解者以為欲証與己消息。如何。楊一經

點作止語默之際。如此從容。作而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槩。夫子與他。他自知之不待。因人以自証也。他不屑屑於三子事為之末。故後出而反覆辨論以觀夫子之於三子何如耳。及聞夫子皆許其為邦。他終下視三子。不肯在事為上用功。所以止於狂簡。

問夫子答哂由之故。曰為國以禮。程子謂子路若達得便

堯舜氣象則禮之功用固甚大矣而下接云其言不讓似禮只在言辭遜讓上且求赤之言可謂謙退夫子亦不與之何也　王晏楷

禮有許多節文然皆出於自然堯舜做出事業無一不是天理流行不用一毫私意所謂行其所無事者是已夫子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有一非其自然者乎曾點之志即其所居之位隨其所值之時樂其日用之常便有萬物各遂其性之象何常有安排布置意思夫子所以許之子路見處極高氣魄甚大只是欠細緣他勇便粗却少了中正和樂之意其言志都是實亦非有私意但太擔當不知不覺違了這自然底道理他若去了那勇便入聖人精微之室與浴沂氣象只一般二子因夫子哂由故其言愈加謙讓却是有意皆非自然故夫子亦不與之而獨與點語類云如今見學者議論拘滯忽有一箇說得索性快活亦須喜之○又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人之一身便有這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底意思只被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曾點是天資高亦是在聖門自會做得一般工夫故能超然洞見非如釋氏鋤菜春米忽然摸着鼻孔也這意思即所謂大本所謂一所謂忠者

是也。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問克己復禮爲仁語類云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卽是人欲卽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便復得這一分天理克得那二分人欲便復得那二分天理又云明道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如此等語也說感高了孔子不只道克己爲仁須著箇復禮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爲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問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詳味此說是克己復禮本非兩節工夫但不會做則須作兩節耳不知顏子是會做底還是不會做底若會底卽克卽復而爲仁矣却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何也蕭士然

己者身之私欲也卽舜所云人心雖上知不能無者仁與禮卽道心仁其統體禮其節文也雖下愚亦有是心但人心雜

之則邪反勝正而道心壞矣人心惟危合下便出乎規矩之外本心之全德安得不虧損故須是去其雜者而一於禮方始是仁只是一節工夫而有會做不會做之異者克己之前有一段工夫博文是也博文者惟精之謂須是事事物物上眞有以見夫天理人欲之分將絲毫不合禮處都把做人欲斷定未發時此中已如烈火不可犯發時不見有身只見有理則事事皆中乎節是之謂惟一所以克己便復禮若見未到極至處粗處私欲克勝了然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一或有此則心不能不違乎仁須是直去用一刀兩段斬絕了如下所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克與復總以禮爲準非禮處便是己只要至明至健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將無己之可克矣克即復所以說是乾道如顏子者自是第一等會做工夫人故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字

問一日克己復禮大全饒氏以爲成功之一日信乎周士鈞

看語類只如一日用其力之云則不必以成功言上一句說工夫精粗本末都已盡矣此二句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蓋以二帝三王之道許之只是言其理一日如此克己復禮則雖不作一事已有事事皆仁之理雖不見一人已有天下

皆稱其仁之理故曰一日如此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如此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若一日不克己復禮則天下又不歸仁可見這箇物事只要完全不少虧損無一刻不與天下相通而天下亦無一處不與之相合堯舜之世風動神速只是這箇道理

問爲仁由己不由人就時講看即是當仁不讓之意下文顏子請事斯語正是爲仁由己不敢諉之他人此說得否

蕭士然

此[illegible]細[illegible]章摘句者所能曉顏子生知之亞加以夫子循循善誘這些子上他已有得力處夫子只提喝他令其常惺惺耳所以他下面便直請問其目而天子以視聽言動四者示之注云又言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下又云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今人都不知着眼這機字心是一身之主而所以爲主者只是這些子不由自家更由着誰辨別天理人欲底是他明處克去人欲而復還天理是他健處故曰在我而無難若要向人借箇明來以察其幾借箇健來以致其決則是至難更無一人可爲仁矣前篇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如何欲仁仁便至欲乃機之發

即此是仁豈待他求凡人只是要得此機常活只怕蔽塞了便無箇主了注曰顏子默識其理而又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辭也默識者謂不言而此機存於中也又知其力又有以勝之謂此至明至健之力足以勝非禮也直以爲己任而不辭謂其不以爲難也此所謂如時雨化之也

問次節顏子何以爲善問夫子何以爲善答　杜宏綱

只克己復禮四字若不得其條目必無以從事於其間顏子聞言而默識夫爲仁之體其如何而爲己如何而爲禮者皆已洞然無所疑問只要求箇下手底條項這裏除了許多葛藤豈非善問夫子以視聽言動四目示之蓋禮爲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此四者足以該之四者之當然順而應之即禮也才有安排布置即非禮也非禮即是己察其非禮則勿以止之便是克己而復於禮先之以勿視次之以勿聽有以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次之以勿言次之以勿動有以防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外無非禮之入而內念不萌內無非禮之出而外感不交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豈非善答請事斯語蓋亦在勿與不勿之間謹其所操而已

仲弓問仁章

問出門使民二句此敬已涉事爲否　曾克彭

此與下二句是己與物對言注曰敬以持己謂守此心而不放即敬以直內中庸不睹不聞是極之至靜之中而言此處出門使民是極之易忽之地而言一出門未見大賓而此心之恭謹只一般一使民絕非承大祭而此心之誠恪只一般如字不是比擬形容之辭乃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之意故自如此則私意無所萌若涉事爲便須說如何去盡出門之道如何去盡使民之道

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否

只是箇推己及物之恕那是說不遠人以爲道之事此處承上主敬而言大本既立若接物處有私己之心無公物之行則溫厚愛人之意有所不行故必不以所不欲加諸人則私意乃無所施而天理流行內外一致仁之爲德乃在於我矣不先主於敬雖欲行恕而不能既主於敬而不行恕則亦無以及物是此章論仁之旨至告子貢者又是終身可行之意言固各有所當也

問邦家無怨語類答門人曰若只作效驗說却幾乎間了

這兩句而註云亦以其效言之何也。雷錦聲

注云使以自考也則雖以其效言之乃云敬恕工夫須有此應驗方實若還有人怨惡便是我之敬恕有未至如孟子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之類便是怨便當反求諸己語類云己所不欲二句緊接着出門使民在邦無怨二句緊接着不欲勿施直到這裏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外到這裏方住敬所以濬其源怨所以通其滯到得內外無怨始沛然耳。

司馬牛問仁章

問象引云司馬牛多言而躁病在於心不存夫子何不告之以存心而乃以訒言告之答曰自源可以及流泝流亦可以得源故但訒其言心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得也岱雲申其說曰牛當從訒言下手言訒得一分心便存得一分此說愚竊疑之。蕭士然

此錯會語類中間一條耳語類云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以操持此心又云訒是說持守得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若牛之心奔馳四出只愛胡亂說話如何有仁故夫子就他身上告以親切之功令他於言語時

加謹只此不敢輕易說話底便是此心之存便是操持之方今乃以訒言爲泝流以心存爲得源不思心之不存則其源已塞安有下流之可泝乎且心之爲物亦無分數可言操之則全體都在舍之則盡沒了而曰訒得一分則存得一分不識此一分存在甚處那九分又走在甚處去耶心存則其言訒心放則言必不訒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一是何物兩又是何物耶學者只要理會一箇心牛須於言語時加謹夫子豈是教他從訒言下手且如仁者其言也訒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牛問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不向裏面商量只管問出外來乎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此蒙前仁者來仁者是存得心在不敢胡亂做自然不敢容易說出彈開之而不出也集註解言之所以訒即解言訒之所以爲仁蓋仁者心常存正是司馬氏對症之藥因其忽視言之訒又推說爲之難總要他從言時聳然一動而不安發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乎此耳留良說上章云敬恕以去私欲然後心存而復仁體駁義曰語氣亦倒敬以存心然後私欲可漸去也若蒙引條辨其爲說之倒且亦倍於留良矣

于張問明章

問譖愬不行則不蔽於近何以便謂之遠楊氏末二語似是遠字真諦何以置之圈外　吳起鳳

事有近遠此心之明本無近遠只怕有蔽則近已不見遑問遠乎若這裏如明鏡止水即目前難察底事變任他緩來急來眞僞都識得破是無物欲以蔽之也這是見得道理透徹近如是遠亦如是故可謂之明即可謂之遠楊氏引書視遠惟明見得遠不在明之外視遠只是這箇明然未若內註之詳且盡也故列之圈外又或問取蘇氏說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朱子以爲亦中不明不遠者之病從此說對面一看則明之所以即遠者不煩言而解矣又試引一事證之漢書上官桀使人爲燕王書告霍光謀反昭帝便知是詐曰燕在遠何以知之此是他聰明能見得故能不蔽於近豈非遠乎

子貢問政章

問足食足兵然後教化行仇氏謂非田學校一時並行本文說在兵食後者以仁漸義摩必積久方驗耳故註於民信上補教化行是否　尹如篇

信是人心不容變底事聖人有政原以教民信但必足食足

兵而後民信蓋足食則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足兵則教之務農講武之法孝弟忠信之行可使有勇而且知方方是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今謂補出教化行則以教化在足食足兵之外而爲三項事了不知本意只是足食足兵兩項事子貢欲推窮事理却作三項說然子貢亦非不知其爲兩項也兩必不得已都就自家治平時商量到倉卒處置之方斯三者斯二者明是指見成者言方下得箇去字去兵者謂不去比什伍時簡閱耳有謂是前人弄壞輪到我手此時不去足兵只去籌畫糧餉固結人心迂闊之談大爲可笑不知再問再答皆是論政本領總在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到不得已則兵或可無再不得已則食亦可無信是始終不變底無事時足食足兵也只是要得上下交孚有事時去兵去食也只是要得上下相保餓死事小失信事大此聖人用權處然與前面經常之道非有兩番作用也

棘子成章

問此章君子是有主持世教之責者只以位言子貢之失在兩猶字如何　蕭士卓

君子便以成德言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可見惜乎二字一

句夫子之說君子也七字一句語類云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蓋說得話來也君子味此則謂君子只以位言者謬矣子貢上三猶字尚未見其失下一猶字則意專在文矣

語類云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主如寧儉寧戚之意可見棘子成之質即儉戚之說却少了箇寧字意思子貢言文質相等已無本末輕重之差而謂君子小人之辨全在於文則程子狄醉漢之喻矣

哀公問有若章

問有若盍徹乎之對講章以爲語意虛活方是挑動公想出徹法之善來節用厚民之意不可露出晚村謂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有子直答取法而意却在用註中節用厚民正見徹法之善看得是否　張建侯

盍字訓何不也語意極直截極懇到末節意已具此一句中有子教公節用以厚民而用自足即夫子告公以時使薄斂則百姓勸之道公切切於用有子切切於民民富則君不至

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不至獨貧者有人土則不患無財用也不能獨富者財聚則民散悖入則悖出也蓋君之所與者民也貧富皆君與民共之註兩獨字發兩與字甚精嘗讀近思錄悟得此章之旨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頗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唯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啟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此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

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此於君民一體之義深切著明有若對君正君非民罔與守邦之意晚邨之論尚落第二層在

子張問崇德章

問主忠信徙義工夫未可偏廢林次崖謂主忠信未有工夫徙義方是工夫饒雙峰謂忠信是德徙義是崇辨惑只使之知其惑者在是即所謂辨語意都涉蹺蹊請正李之華

德具于心體用全備本末兼該內外相資交進互發忠信貫乎內外乃此心之實體義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乃此心之大用忠信與義皆德也主忠信是本上工夫即孟子所謂先

立乎其大者徙義是末處工夫即孟子所謂集義本末都兼內外無時不主忠信無事不徙義如此存養省察勿忘勿助德方日進于高明或問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只是說者心麄不曾理會欲惡生死或問明云聖人言此正欲學者審而戒之以辨其惑而謝氏專以知之爲言則不盡乎聖人之意據此則雙峰之說及齊氏崇德屬行辨惑屬知者其亦未之詳攷矣

片言折獄章

問于路折獄本非實事條辨謂忠信明決是全體折獄是而信服之乎今以忠信明決貼在無宿諾上而以取字由字即上注故字文義尚且難通何細之可言

子張問政章

問兩之字蒙引指政說竊思注曰居謂存諸心行謂發於事所存所發似有所指直貼政說覺於文義不順程註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陳新安及呂無黨皆謂倦與不忠病源在無誠心似居行之前又須有一段立誠工夫如何汪濤

天德王道同條共貫本領却只在這些子本文兩之字極活脫乃指爲政之本不是節目處昔有問居是居箇甚物者朱

子曰常常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又曰所居是自己事行之是對人言之按此則之字豈得硬指政說乎緣子張是有銳氣底人初間乘此銳氣下梢多無合殺銳氣都是客氣雖忠不久聖人所以先說無倦逼截他便是要此心長在敬主及其行之便事事要着實無字以字是工夫必如是方得始終表裏如一耳集注非以始終如一貼無倦非以表裏如一貼以忠玩兩則字便見倦是放倒之意忠字包得信字才倦才不忠便是不誠便不能始終如一表裏如一今謂倦與不忠其原出於不誠意不大謬

子張問士章

問首節注云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與語類此所謂達只是取所行無窒礙與子張問行大抵相似兩說不同如何史紀事

子張問意重在斯可非是不曉達字名義而問何以謂之達也玩矣字語氣自見語類所載是本節達字正解集注之云則夫子所謂達也

問是聞也非達也注云誠爲之所以分此正明辨二者之相似而不同條辨引語類達是進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

做底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樣兩條以發之又云朱子皆是照下二節講而於聞達兩字本面之相似不同處則未之及只重在所以分上何也　姚如鐸

語類諸條俱是發明下文詳言之旨時講謬拈兩條載於此節之下故說多不通經文蓋言爾問底是達據爾說來乃是聲名外著之聞而非所行通達之達士須存誠去僞此正誠僞之所以分何可弗之審也發其病在此藥之在下詳言內

問察言觀色二句與鄉原異處安在　張世治

詳審自家得失常常思慮惟恐放意自高有所不知覺處此

古人謙遜之道與鄉原媚世者相隔天淵

樊遲從遊章

問子張樊遲俱問崇德辨惑夫子何以獨善樊遲而以爲切於爲己說者謂以其遊息之地不忘治心之功故善之如何　彭紹湯

聖學本非專門章句只是要理會自家這箇身心故聖人作止語默無非至教從遊即是從學今人以閉戶誦讀爲學而以遊爲閒情寄意是迷溺於俗習而絕不知有正學也遲之爲人粗鄙近利如稼圃之請識趣卑陋夫子斥其爲小人以

儆之今能以崇德修慝辨惑爲問此皆爲己之事而於遲爲尤切故稱其善而下文所告皆所以救其失若但以此三者爲心上工夫則遲之問知問仁獨非心上工夫乎○先事後得與先難後獲一般但難字在仁者心上說較事上更進得一步此泛言事則先事正是教他主一無適若方先事便有計獲之心則非主於一而別有適也故又曰後得做事必有得乃理之自然但計較及此事雖公而意却私才有私德便卑汚了如何會崇這全要在理欲界上看得破守得定

樊遲問仁章

問呂留良云樊遲問仁一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都在仁駁義云論道理之歸宿處則仁爲重論工夫之要緊處則知爲重此章之仁知謂之俱重可也講家都說樊遲疑知之妨仁故夫子與子夏皆以知之成仁者告之今云仁知俱重何也蕭士然

此章說遲疑知之有妨於仁明明背証衆皆習爲固然唯稼書知得知仁不相悖之旨而於所以相成處又未透說留良惑於時解隨聲附和亦不自知其謬於朱子今得駁義仁知俱重之論此章雲霧乃得一掃無餘耳次節注曰疑二者之

相悖三節注曰二者不惟不相悖而且相爲用矣末節注曰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何等分明語類又云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又曰前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上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又曰這仁知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錯得當便是仁之事看此三條又是何等透快遲始疑知人則愛難周愛人則知難擇夫子知其未通曰舉直錯諸枉是仁中有知能使枉者直則知中又有仁而遲以爲專言知者之事是以又未透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問於子夏注中又未達之云蓋蒙上文之未達來而不善讀者以何謂也之問蔽有兩層病根只一謂遲總疑知之礙仁也子夏歎其言之富不止言知引舜湯之舉錯解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直以不仁者換却枉者則是有以知其兼言知仁而不善讀者以爲只是暗合指明爲暗何其悖也

子貢問友章

問此章一云重在以義合一云下截輕若不忠告善道而遽曰不可則止則友道未盡二說孰是　向來兩

聖人本是說得周密今必要分截要分輕重殊不可解友有過告之必盡己之心隱而不告非忠告而不盡非忠而說時又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簡當親切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則友以輔仁其在於我為不忤矣如是而不可焉則止若不止而以數取辱則又非以義合之道一仁一義孰重孰輕集注明下兩故字以發之不可易也

君子以文章

問蒙引謂先自家講學了然後以之會友故曰則道益明所會之友人各有善取之以輔吾仁所謂相親而善如何　顏懋憲

曾子此言意在兩以字上博學於文必須會友講論道乃益明仁以為己任又得直諒多聞之友以資其益德方日進友能益人而友之全在於己也虛齋說得殺了不見緊切處

子路第十三

先之章

問講章云子路謂益意在先勞之外夫子答以無倦意不

出乎先勞之中先勞兩項雖不請益已具無倦之旨是說如何　葉際沃

教子張以無倦因他是有銳氣人懼其有頭無尾與行之以忠自是兩節子路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亦以無倦告之固是要他常常先勞然於先之勞之之上又益之以常久之道不得謂不出乎先勞之中矣故語類云既以身爲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又曰先是率他蘇注曰凡民之行勞是爲他勤勞蘇氏曰凡民之事是也時講以先之爲道之以德勞之爲官府之事非也

仲弓爲季氏宰章

問先有司三句是平分三項抑以先有司爲主　蕭士燮

集注下二句皆本有司而言然三句亦未嘗不平分三項一對侵官一對濫刑一對蔽賢曰先便有後考其成一層先之則已不勞而後考其成功則事畢舉矣考成無功自必有過大者懲之非一味姑息也小者赦之雖用刑而不至濫則人心悅矣人心即指有司大過者懲則有司缺必舉賢能而用之所以有司皆得其人而政於是益脩

問或問載晁氏曰仲弓不患有司之難爲先小過之未可

蔽獨忠賢才之不知仲弓真可以南面哉朱子以爲此說亦有可觀然則仲弓此問似未可貶其私小張之洛

朱子第謂此說亦有可觀耳平常論理片言足取朱子固必稱之若就書旨上觀則聖賢用心之大小迥然有殊孔子說舉爾所知只此一句便見廓然大公氣象然下句尤重正是啟發之妙蓋仲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陷於私天生一賢才必自有一知者知賢才底便是舉賢才底吾所知者吾自舉之理之當然也吾順理之當然天下各順乎理之當然人人皆舉所知所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意蓋如此時解舉爾所知謂以此倡天下感天下此又與於私小之甚者也豈夫子所以廣仲弓之意乎

樊遲請學稼章

問夫子之教樊遲禮義信大人之學也便說到民莫不敬服用情且說到四方之民襁負而至方在講學時而遽及此其不爲出位願外之思乎夏弘宇

儒者之學與章句之學全然不同儒者之學欲明明德於天下孟子所謂大人之事也天降下民不以不肖治賢不以賢事不肖凡在上者必賢於所臨所治之人此古今之通義也

故後世因以君子爲有德有位之稱君子者能爲上之大人也樊遲請學稼圃則必將老於農圃而爲勞力之小人矣歷山莘野大人未嘗不耕而學不在於此故曰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今遲欲學而爲之則許大一箇心泥於此而不通尙能致遠乎夫子以吾不如老農拒之隱隱示以吾自有所以爲吾者而豈甘以農圃老哉遲不能問而遽出夫子慮其果向老農老圃而求之因直斥其爲小人即下文所謂襁負之民是也禮義信爲人上之學也好之則得此理於已而眞能爲人上眞能爲人上則禮義信可以化民而民各以其類而應敬者民之禮服者民之義用情者民之信上猶風民猶草則莫敢不應者風之偃草理勢必然猶孟子言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夫如是則我是勞心治人之大人四方之民皆爲吾之所臨所治自然歸心而勞其力以食我此儒者之學所以能位天位食天祿共天職而使天下無一夫不得其所也若人人用稼則無君子莫能治野人猶之無野人莫養君子矣故雖韋布疏食好在禮義信即是上不知有禮義信即是民學爲大人之事則天下國家權不在我而齊治平之具在焉若區區求得百畝而易之老農也吾豈爲之哉通

節是說箇大人之學底規模氣象末句言惡得舍此不用其心而用稼俗講多作虛擬之辭是以他日之榮貴止其目前近利之私而益之疾也夫子之意必不爾矣

誦詩三百章

問時講謂誦詩時便要思量政事言語方有益如何 吳之枚

此誦字不僅是讀張子云書要成誦誦是讀了記得背得故下文說雖多若讀了記不得尚算不得多在詩可以興觀羣怨人倫庶物之理無所不備讀之者自當即其詞旨之所在逐細理會必能有得於心而脩己治人無所不可政事言語其大端耳不是誦詩時便思量及此也夫子此章是爲不長於政事言語者亦曾誦詩三百故發此耳泥定在詩上求此兩項何異刻舟而尋劍乎

子謂衛公子章

問公子荊善居室在於循序有節講家皆謂有節意重循序只帶說與註合否 尹思洙

循序從始有而合少有而完富有而美上見得有節從三苟字上見得居室而欲速與求盡美皆足以累其心聖人凡事只要人理會這箇心不要有物欲來累他若不見得外物與

已不相干則營營逐逐終身受累全然不覺此輩人初頭便不能循循有序後來更不能安分知足故夫子善子荆之居室集注分作兩層以發明其意而提出不累其心尤爲要領之所在講家却只要重一截吾所不解

子適衛章

問庶矣哉一嘆幸衛之有民也與孟子而齊有其民矣相似然非冉有一再問以究其說則亦終無所發明但既富然後教之豈富之之時全然不教歟　李華國

庶矣哉一嘆幸之也亦憂之也先王之世農安於野士習於學百工居肆日中而市雖生齒繁而不見其庶自治教衰息井邑之民皆失其業於是逐末而羣聚子於適衛見之故發此嘆冉有默喻其意故再問何以加加之言施也總在庶上說富之教之皆施於民之事莫作益字解既庶了急要予以衣食之資然後驅而之善則民之從之也輕王政次序不可易也不是前此全然不教只是既富而教化行耳

問當時井田未廢學校猶存而集註猶以爲言何也　孟錦

聖賢立說原爲後世興太平豈徒爲一衛策哉田里制然後可言薄稅斂學校設然後可言明禮義且如魯稅畝丘甲則

田里之制亦荒僖公既作泮宮之後至於定哀已歷五世未聞更有脩葺則其存者亦告朔之餼羊耳設欲富之教之就上面正有整頓在

苟有用我章

問期月三年之說神情全注在用我上是否　蔡熙

聖人用舍行藏全無係累此章因人都說吾道舉世不能殫其蘊窮年不能究其學故言此以示人使之知斯道之行其速猶蒲蘆耳至於有用我與無用我者何容心之有哉沾沾用我則是希世求價之志與待賈者天懸地隔

定公問一言章

問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下面只承爲君難上面何以必兼引兩句　蕭士然

人言雖是兩句孔子援引只作一句爲臣亦不易則爲君難可知蒙引於人言上蓄然亦有之四字轉下最失語意開口便說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全要逼截到君心上去其引人之言曰云云亦謂此言豈可期其興邦下文如字方是轉處如因此言而君心打一聳動洞然見得天命果不易保民岩之甚可畏則必能脩身取人共此克艱之念而此一言亦可

期其興邦矣然豈言之力哉知難之心爲之耳究竟是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一句之意下載人言下尚有如其善一層意思則邦之喪亦不善之心爲之耳今於人言上著然亦有之則是言可以若是其幾了豈不悖哉

莒父宰章

問欲速見小利說約云政亦有當速亦當小利不遺弊在欲字見字條辨稱其最妙如何　孫延望

欲與見豈是可無底但欲在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滯礙不通見在小利則止於小成而大事必壞王政氣象悠遠規模宏闊與急功近利者迥別子夏病在狹隘故夫子告之以此令反其意而曰政有當速有當小利不遺此胡說也何妙之有小利如易言小利有攸往非害義之利若害義則說不得所就者小

吾黨之直節

問父子相隱爲直大全胡氏以爲權也時講因謂天理上宜有此幹旋人情上宜有此轉移不知此與直在其中之旨合否　王大亨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若有幹

旋轉移則是求爲直了尚得曰直在其中乎且是天理之至安用斡旋是人情之至安用轉移父子相隱正言行所無事乃經常不易之定理也如何以爲權耶今試反身自求如爲父而爲子隱爲子而爲父隱此心還用斡旋否還待轉移否恐只是一直如此蓋相隱者外面看不爲直而裏面却直故曰直在其中凡言在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意若有求爲直之心即已不直吾黨之直者只是心與天理爲一而已

樊遲問仁章

問黃勉齋云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時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將上三句截作三項時地說其亦朱子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擴得緊之意與胡志學

如此說將居處時只是恭到執事時才去敬與人時只是忠而恭與敬皆可不用了此成何道理居處有未涉於事者執事有未涉於人者而直以居處執事分動靜則斷不可且與人若離了居處執事更忠箇甚麼上三句散著即無終食之間違仁但說得較詳細下一句擴緊即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又問上三句通看於理圓足矣即今體驗不能得其會通

處曰此理本無難喻如聖人執圭此是執事即是與人鞠躬色勃手足之容便是居處外恭內敬總一忠於君之心恭敬與忠隨地異名而心無間斷只是這一箇道理

子貢問士章

問陳新安士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己有耻爲本也似只重在行己句且使事只能言便是不辱了於注中故字蓋字難字却恐未合請訂　姚大鵬

兩句一本一末內外相資耻辱字要緊士非立志不苟時凜冰淵俯仰豈能不怍士非有猷有爲動合機宜邦家豈能有光朱子所謂能充其實程子所謂篤實自得皆謂此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能言也亦使事中之一節不辱君命則有爲之才豈止於能言士能不辱其身又能不辱君命正不易得不可將孟子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來例看

問注本末皆無足觀蒙引謂在本文外如何　陶世澤

欲曉經文必玩注意硜硜小人從上文兩必字來注故以本末皆無足觀發之抑字轉下亦可以爲次從上文言行信果來注故以然亦不害其爲自守發之虛齋之說大非

問內注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外注載程子子

貢欲爲皎皎之行一條亦未始非發問次第之意何以置之圈外　謝道昇

昔有問及程子此條者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足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爲他截斷了也細玩語類其義自明

不得中行章

問注行道也是活字南軒謂是中道上行者亦有說與聖人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未審中道之人是甚般樣聖人是甚教法注謹厚之人稼書謂朱子嘗言鄉愿非眞愿謹厚之士乃眞愿亦未曉眞愿是何如請示　戴宗魯

中道之人於道無過不及非中道上行者南軒之說不可據聖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教字貼本文與字與非許與之與乃與之進於道中有多少裁成之術在如顏子也須教以博文約禮謹厚之士蓋善人之類語類謂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猛勇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

不足故聖人不得已而思狂狷

問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時諸都重志極高守有餘而以行不掩知未及爲朱子補入語類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條辨謂兩過字不在志極高守有餘上只在行不掩知未及上又謂狂者之志狷者之節已自比得中行似激厲裁抑亦是朱子言外補出竊恐於必也乎字之神未合敢質　蕭士然

狂狷本是箇有德有病名目雖可以有爲勝似那鄉原然遂志極高便有行不掩成意思守處有餘便是知處不足說他

[illegible]在此而定須激厲裁抑之意都在裏許集注志極高而行不掩知未及而守有餘乃狂者狷者全相即進取有所不爲之正解聖人從無說出一半藏著一半之理集注豈是[illegible]外增補至謂狂者之志狷者之守已自比得中行與謂激厲裁抑後已進於道不必又進於中行尤屬囈語病坐認與字爲許與之與便似與其終於此而已豈知激厲裁抑乃教者事而做工夫乃在學者狂狷知行各有欠處未可謂狂只要力行狷只要致知也

南人有言章

問注尤不可以無恒對上雖賤役看似宜用猶字注用[illegible]字何也　姚大鵬

泛說無恒者之無一而可則混作猶字巫醫雖賤役而用[illegible]交鬼神所以寄死生其事則大南人之言能知無常之[illegible]甚大若此本意非以巫醫爲小蓋以其重也集注故用雖字尤字

和而不同章

問條辨謂而字可分看又可合看又謂周而不比章[illegible]人言是於無私心中見其當理此章就處事言是[illegible]處見其無私心疏確否　李[illegible]

不同固從和裏面來然不同自有正而非和即是不同亦非和外另有箇不同也和是公底意思不同是正底意思小人私而且偏自是同自是不和理雖一串而字却是兩截說直下不得故謂君子之心公而且正則可謂惟公故正則不可也或問云楊侯氏祖晏子之說乃就事而言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又語類和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據此二條豈可專指處事接物乎且和是大公意即無私處不同是守正意即當理處岱

雲直是臆說

鄉人皆好章

問條辨謂末二句正答子貢皆好之問略帶皆惡一邊精言正之曰皆惡一問雖從皆好未可轉出然語意自是兩平味末句一其字仍是合併說今於合併之旨尚未釋然

請示　蕭士光

不如二字貫下二句不可分對上文四之字總指一人言一人不妨有好有惡善者好之以其同己不善者惡之以其異己此人之賢自與皆好及皆惡者有別此審異所以致同處

子貢初問皆好轉問皆惡意欲就鄉評得善士而無定盤星注以一鄉之人宜有公論釋兩皆字及兩何如字鄉人不容皆君子鄉人不容皆小人注以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下文故善者好之六句方釋兩未可以明不如之旨集注詳審精密如此或問云子貢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多寡而夫子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公私一則救偏聽之失一則核義理之眞細參或問以會集注其旨自見

君子易事章

問器之之義云何　秦家瑞

器字虛活注云謂隨其材是一句器而使之也是一句人之材能各有長處器而使之者因其所長而用之亦如筆則用以寫字刀則用以削物一般俗將隨其材器而使之作一句讀文義那得通

明輔氏謂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又時講謂君子重視人材小人輕視人材故器使求備有不同者然與周應運

難易是事之說之者自覺其如此亦是旁觀者每見其如此

君子何嘗有意安排小人又何嘗必欲作拘泥推本其心而言之不以道不說乃心之嚴正處何等大公雖不以道說也乃心之疎忽處何等私小器使求備一怨一刻之別皆就與人接物上見其用心之不同說作立意如此不得

泰而不驕章

問南軒說有不驕而未必泰者涵養未至未免拘迫朱子說漢高祖是麄底泰而不驕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辨便有驕底意思這都是涵養工夫未到否　張其煇

或問云直以心廣體胖明泰之狀虛憍盛氣釋驕之形則讀

者對互以求之其有以自得之矣蓋本文而不字是互舉說君子泰必說而不驕正要見循理者之安舒與逞欲者之矜肆迥乎不同下句亦如此看而字直下未可分作兩層此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象寫淡祖龍底泰而不驕以其無私心而不當於理唐宗驕底意思便不當理便是私心豈能舒泰南軒之說直與朱子相戾大非本文互對之旨二者俱就接物說居上居下皆有此等氣象不是論其功夫涵養

憲問第十四

士而懷居章

問雲峰謂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相反虛齋謂章意爲當時士者周流列國不當留而眷戀者發其亦張子有爲而重遷之指與請示　蕭士然

朱子惟恐人誤作居室居處之居特注曰意所便安本文乃勉進士人之意所貴乎士者爲其能徙義以崇德日新而不已也若懷夫意所便安處而不肯舍去則不知義理無窮而小成自是尚足以爲士乎意所便安即己之私欲非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與懷土者溺其所處之安全然無涉張子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朱子曰此皆懷居之說然夫子之言

亦謂夫有爲而重遷者耳張子蓋推言之按有爲者有所繫之謂釋居字重遷者不去乎此之謂釋懷字若諸講皆與本文不合

有德者章

問虛齋謂章意欲脩身者知所重欲觀人者知所尚是否

周士鉉

此章是因當時尚言勇而溯及德仁非論德仁而帶到言勇亦欲人重德仁而自兼夫言勇非欲人輕言勇而徒求德仁也和順積中自然英華發外心無私累自然見義必爲却非專力於此而得之也意注各下句若說言非有德者不可必其有勇非仁者不可必其有則道理乖而文義亦舛矣

君子而不仁章

問君子如何尚有不仁時講以爲是意有不誠然與李隆道曰君子已是知至意誠了其有不仁如忿樂親愛之類一有不察或不能不失其正何得以君子爲意有不誠小人方是大段自欺雖有時好善有時惡惡却當不得箇仁字

愛之能勿章

問講家有謂勞以成其愛誨以益其忠有謂勞與愛相反

諂與忠相反留良謂欲人因忠愛之心以請求所以勞之諂之之術蒙引二句不必專指父之於子臣之於君條辨非之畢竟以何爲當史載鰲

或問聖人之意正所以明夫愛而不勞者之不足爲愛忠而不諂者之不足爲忠味此本文是要人知勞之所以爲愛知諂之所以爲忠非欲人於愛忠之外別講勞諂之術以成其愛與忠也明矣能勿勞乎縮在愛之內能勿諂乎縮在忠焉內惟愛故勞勞方是愛惟忠故諂諂方是忠不然雖曰愛之雖曰忠焉當下已是失了愛與忠之道不必說到異日追悔也聖人正說不勞則反了愛之理不諂則反了忠之理而今乃謂勞與愛反諂與忠反不亦誤乎蒙引愛忠不專指父子君臣說極是岱雲自未見到

貧而無怨章

問南軒謂一豪有所不足於中皆爲怨無怨則進於樂程子楊氏皆以固守及安於義分爲言似難易都在工夫上說如何蕭士然

或問精義所載諸說皆泛論無怨之旨非就經文而言也章意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蓋云所處實貧却要得甘心守

約無些子不平底意思此其勢也致是難所處是富只要得安分守已不去矜誇人此其勢自較容易難字似爲貧者曲諒正所以誘掖之易字不爲富者極贊正所以儆戒之時講將無怨地步說得高以見其難將無驕身分說得淺以見其易與注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相去遠矣

以防求爲後章

問條辨謂當時人以要季氏爲武仲解故聖人明正其罪而有雖曰不要君之云是否　蕭培桂

武仲不在邾請後而必如防如防者以防也果以防爲言是曰要君其迹彰而易見以防而不以之爲辭便是曰不要君其心隱而難知雙峯所謂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爲春秋誅意之法者深得經傳正旨今曰當時以要季氏爲要君解則是人已皆知其要君而夫子雖曰之文不且無謂乎且季氏當國要季氏詎非要君耶支離之解甚不可從

公叔文子章

問章意諸說不同有謂此與孔文子之文皆取其二事而言有謂夫子稱其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有謂借謚

法以見進賢之義因見史臣不知所以爲文又有謂謚法不及薦僎一事甚可婉惜子聞之三字有前此不聞至此方聞意以孰爲當請示　周應蓮

說皆不當可以爲文與是以謂之文文義固已迥別始於饒氏安得不謂之文哉一語道錯遂起後來無數謬談只虛齋謂此章因其薦賢之美事而據理評之曰可以爲文故朱子先特解之而後以謚法所載者實之然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須看注中亦字此說最爲得之但言其無愧於文之謚也一句又未甚合或問曰聖人之於文子特取其唯賢是舉而無今昔貴賤之嫌所謂文者正以其倫理明順粲然而可觀耳據此則文字只是深喜文子此事而贊之集注順理而成章之謂則會其意而釋之不惟不是辨文子之謚並非舉此一事以實其謚也明矣章意蓋云此事倫理明順而粲然可觀所爲眞是表裏皆文朱子既釋正意又言即以謚法言之亦有錫民爵位一條則文子之謚爲文亦不誣也今乃謂惜其議謚不及此事故記子聞之三字以見扼腕之意不道季文子三思後行亦記子聞之矣忘却記載常例妄自立說可謂作怪

其言不怍章

問時講聖人要於爲之時看其踐言如何是否　萬年清

人有必爲之志而自度其能否則恥躬不逮勉所不足事雖甚難亦無不可爲今却大言不慙已是無欲爲之志豈復有踐言之事注欲踐其言猶雖欲無王之欲不得謂其人尚欲如此也聖人即其言不怍時央他爲之也難本是當下斷定楊氏嘗謂未必能爲朱子議其辭若太緩俗講直是考之不詳故言多謬戾耳

子路問事君章

問勿欺也六字有作一片說者有作兩截說者以何爲當　余堅

勿欺是不敢欺即先立乎誠之意非以爲犯之地也私居在朝無念不誠至君有過而因事納忠在我實出於愛君而君亦不以爲謗己自是事君正道如此本文也字而字見未犯時不可一毫有欺臨犯時亦不可一毫有欺俗講於犯字中提出勿欺作主非是

君子上達章

問條辨謂上達有立心之始有漸進之功有極至之地下

達有深知有篤好有樂境此於注中進字究字之旨似說得痛快如何　徐　敕

此說只從達字內講積漸至極之義而於本文要緊在上下字之旨却未理會聖人言此其示人審幾之意至深且切故語類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逐條許多精義總是發明此旨今不知注中進字究字都是活字似說君子是造到極上者小人是造到極下者遡其至此之由也有這些層級其於初間用心分毫之差之旨失之已遠病緣大全胡氏引中庸章句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用解本注高明字不道中庸章句不徒解高明廣大正解致字極字此處高明字不說盡處定處以上文有日進乎等字也君子一日循天理則一日進乎高明二日循天理則二日進乎高明少間狗人欲便是汙下便不高明小人非是全然不知上下之別一念向善一事合宜亦是去汙下而即高明只因蔽交於前差了路頭有時綽見上處而欲念甚熾這些子光明隨明隨滅究不能超然直上此理雖云不上即下中間無歇脚處然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中間忽上忽下正有多少遷轉在

古之學者章

問注載程子二說語類以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好底爲人既是好底爲人如何又至喪己請示　薰士耀

低底爲人如記誦詞章之習好底爲人如刑名術數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人然未曾先去自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惟是爲那人不得末後和已也喪了或問云曰成物則固非爲人之謂曰喪已則其爲人也亦非謂其有濟人利物之心也此條都未及考是以見不分明

遷伯玉章

問時論謂注中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則使乎贊口中咏歎使者意中實深信伯玉胡雲峯又以欲寡過爲省身常若不及而未能爲克己常若不及於經傳之旨皆當否　曾見龍

集注詳審精密然不細讀或問亦不得其脉絡貫通處或問云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宜熟玩而深省焉者范謝尹氏得之胡氏說亦可觀按范以爲人使如此可以事君爲言謝以世蓋有欲言人之賢而未知所以言者使者以此稱伯玉亦可謂知言矣尹以夫子稱其專對之善爲言胡曰未能寡過

雖伯玉克己日新之事著見於外而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玩朱子取諸說得處乃知集注使者之言愈自卑約是承上文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說下而其主之賢益彰是承上文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說下非深知君子之心不能得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非善爲辭令不能彰其主之賢於言愈卑約之中且曰深知君子之心曰其主之賢益彰則伯玉之實爲君子亦自於重美使者處可見後段引莊子方言伯玉果有積中形外之盛德何得謂美使者是賓而信伯玉爲主耶省身克己解本文欲寡其過常若不及之意解本文而未能也雲峯說頗支離

君子思不出章

問蒙引謂曾子只以一人說范氏則有各止其位之意故此辭之旨朱子特取范氏說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或問云不在其位專指在官者言不出其位則汎論其理以釋上文之言據此則范氏之說乃包上章之義本注之下故加一圈初無內外異同之可指況止之爲言亦合兼山艮之義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素其位即是止其所止則得之不止則

不得也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則日用事物各止其所而在君位盡君職在臣位盡臣職至於上下小大凡位莫不皆然豈非天下之理得乎細玩范說固未嘗不就一人而言虛齋之說不從可也

君子恥其言章

問時講謂恥其言是以言有餘爲可恥過其行是行必欲過其言饒氏有說七分而行十分之語林次崖謂恥是恐其行不得不能行者則經不言即能行亦留一兩分不說盡而行必過之諸說紛紛未知本文的解如何　史載耆

次崖爲雙峯說所誤病總坐不玩或問常若而使等字之意以會傳而通經亦不曉本文行字恥字過字動靜之義故說成君子於言時巧爲躲閃以便其行之過其悖不已甚乎本文行字本讀去聲言行都是靜字恥過乃是動字甚虛極活只是形容文法或問云恥其言者常若有愧而使不及其言也便知恥是狀其不敢盡之意而謂言有餘爲可恥者謬矣過其行者常若勉强而使有餘於言便知過是狀其欲有餘之辭而謂行必欲過其言者謬矣只讀集注或問語類諸說可不煩言而解

君子道者章

問時講謂下仁者知者勇者只成得一箇君子不憂不惑不懼只成得一箇君子之道未一字惹着我無能焉而神情已在言下似我無能之意又要另找了箇於文義未安請訂　蕭士然

君子之身渾然是一塊天理其體其用無一而非道者故本文不曰君子之道三而曰君子道者三無能下用一焉字漾起下三句之神遂言何時果爲仁者樂天知命而不憂果爲知者精義入神而不惑果爲勇者氣配道義而不懼不憂不惑不懼縮入各句者字內三者字又縮入我無能焉句內固非證實道者三之三字亦非空嘆君子之道之極至也看集注自責以勉人便知我無能焉句問看不得又問下注自道猶云謙辭說家多不相比附如何曰本文緊要在夫子字言道體無窮惟夫子德愈盛而心愈下未嘗見其有餘故自言如此若他人不知道無涯量常自滿足必無此等謙辭矣看作託詞遜謝固非以爲此特夫子之言如此亦謬

不逆詐章

問林次崖謂逆億爲有心之知先覺爲無心之知駁僥氏

待物之誠爲非是蓋亦見朱子用呂氏燭乎幾先之語易
楊氏至誠前知之說然集注但削至誠可以前知句仍載
君子一於誠而已未有誠而不明二語或問亦有曰不逆
不億者誠也先覺者知也似乎說未合一請暢其旨史載鰲
人心本明只爲放失便昏昧了黠者預設猜防不見其詐不
知其不信才見那人便億度之愚者詐與不信情僞已露都
不知覺章意蓋要人於日用間豎起此心光明磊落在這裏
不必安排機緘而燭理之明自有以察於幾先不被小人瞞
過豈不高於人數倍或問云逆詐億不信乃猜防險詖之意

惑不懼縮入各句者字內三者字又縮入我無能焉句內國
非證實道者三之三字亦非空嘆君子之道之極至也看集
注自責以勉人便知我無能焉句問看不得又問下注自道
猶云謙辭說家多不相比附如何曰本文緊要在夫子字言
道體無窮惟夫子德愈盛而心愈下未嘗見其有餘故自言
如此若他人不知道無涯量常自滿足必無此等謙辭矣看
作託詞遜謝固非以爲此特夫子之言如此亦謬

不逆詐章

問林次崖謂逆億爲有心之知先覺爲無心之知駁饒氏

待物之誠爲非是蓋亦見朱子用呂氏燭乎幾先之語易
楊氏至誠前知之說然集注但側至誠可以前知句仍載
君子一於誠而已未有誠而不明二語或問亦有曰不逆
不億者誠也先覺者知也似乎說未合一請暢其旨史載鰲
人心本明只爲放失便昏昧了黠者預設猜防不見其詐不
知其不信才見那人便億度之愚者詐與不信情僞已露都
不知覺章意蓋要人於日用間豎起此心光明磊落在這裏
不必安排機緘而燭理之明自有以察於幾先不被小人瞞
過豈不高於人數倍或問云逆詐億不信乃猜防險毀之意

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聖人終不使人怨
怨而沒其報怨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
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據此則義所當報卽春秋父不受
誅子復讐可也之義義所不當報卽周禮殺人而義者令勿
讐讐之則死之義而要其生死賞罰一準乎理之當然而不
以己之私意輕重厚薄於其間也語類又曰設不肖者後能改
卑賢則吾又引薦之是報怨以直其曲折反覆微妙無窮可
見注於以德報德之下特加不可忘也一句便知怨則有可
忘者德無大小皆所當報然亦是當賞則賞當罰則罰當生

則生當死則死但胸中却有箇德在雖不以私背公而行公義之時私恩自是也要伸些子此亦是直然不可曰以直畢竟是以德不似於怨者之全然忘其爲怨也其反覆曲折微妙無窮又可見非朱子義精仁熟孰能知聖人之心哉何以報德不是商量之辭是攻擊要害處或人只言報怨而怨德之報皆失其平聖人兩兩開示而後德怨各得其所報德莫輕看了玩注怨有不讐德無不怨便見

莫我知也章

問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語類謂如告子路知德者鮮

告曾子一以貫之之類是大節目要當自得時講云是發學者之意大旨與無隱章同但夫子獨以莫知語子貢似非泛及未審知字分量如何請示　魏之恒

先儒謂中庸知化之知如肝膽相照一般此知亦然不但非知遇之知亦並非聞見之知語類所謂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無思量處得又謂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聖人如此說伊川亦曰子貢宜可與言也故以是發之蓋我即天也是以莫知獨以語子貢是教不躐等處子貢他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正

以其聞此耳

問下學而上達、內注以循序漸進爲言外注以下學便是上達爲言語類又云不是別有箇大底上達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讀來難得融貫奈何、龍封任

下學便是上達此說聖人分上事如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皆足以見其全體至極純一不已之妙下學上達豈有漸次但聖人不是高了人莫知偏是不甚異人處無以致人之知這裏是退後一步說如十五而志於學是下學能立則是上達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然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間所謂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也

賢者辟世章

問三其字總承賢者說下自無優劣然曰大小次第又似有優劣了請示　李之華

知三其字皆承賢者是已却悞在專指賢者爲時中之士不知其通上下而言又不知次是事類大小次第看成子貢敢問其次之次故於集注不釋然耳賢者辟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沮溺荷蓧之徒也可以當只是偏不如伊呂平正勉齋

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酌其所處之宜衛靈公顧蜚鴻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孔子於此爲劣乎可見賢通上下辟無優劣細玩程朱自得

修己以敬

問修己以敬或問以爲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晚村謂修己有淺深厚薄則所及有遠近廣狹安人安百姓充積步步不同岱雲善之何與　蕭士伸

己雖藐然中處其實橫大塞地只怕私意累之便無復高明廣大氣象能敬則此心常存不失有以妙衆理而宰萬事大本達道都在這裏自然熏天炙地協氣旁流近而以之安人遠而以之安百姓極之堯舜亦無以加焉此從古聖賢傳心之要虞書所云惟精惟一中庸所云篤恭大學所云君子有大道章句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孟子所云先立乎其大者語雖各出其實則一而已或問曰修己以敬一語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斯亦足以見敬脩爲天德王道之本矣子路不知這裡面包濶無限疑其只了一己而無與於人無與於百姓正是他反求之功疎畧處然當時若非一再問則首句蘊奧亦無由得出更千五百年至程子而

始得其秘提闡示人以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如此章蓋其總會處而集注或問語類能集大成若此岱雲既云敬是大綱總腦又指留良之謬談爲最細仍是於總腦有未透在

原壤夷俟章

問孔子於壤之夷俟即其箕踞之脛時說謂是責其既往儆其將來是否　朱大受

此所謂朋友信之也語類曰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尚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蓋夷俟非故意慢夫子只是放乎禮法之外聖人既責之並使斂其足而納之禮法之中正是切切偲偲盛德中禮見乎周旋處與責既往警將來天懸地濶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